

我不能把枪放下^①

讲述者

袁永（1927— ），中山海洲人，1944年9月参加革命，1945年3月入党，历任珠江纵队第一支队九区大队战士、班长、班级干部训练班学员；1949年在中山三区协助地下党组织起义军，迎接南下部队，参与解放小榄、接收小榄政权、建立人民政府、剿匪、征粮支前等工作；1950年3月至7月在珠江地委党校学习，结业后历任中山十区区委组织委员、副书记，六区（前山）区委副书记，中山县粮食局副局长、“五七”干校学员、大宝山基干民兵独立营副营长、南头区委副书记等职；1980年任海洲糖厂党支部书记，至1982年离休。



袁永

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很多革命烈士付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他们等不到亲眼看着五星红旗升起，享受不到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幸存者，我有责任把过去我党领导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历史告诉年轻一代，并呼吁人们，不要忘记过去！

金钟战斗：首次战斗经历

1944年秋末冬初，我在五桂山珠江纵队班级干部训练班学习。一天，我在司令部大门口站岗，几名来自金钟村的农民要求见部队领导，反映他们村驻有一队“大天二”萧天祥的队伍，向当地农民征收军谷。农民交了

^① 根据袁永革命回忆文章整理。

田租及军谷就没有饭吃了，生活很苦，希望我部队去消灭它，并说他们村有人在敌营内当伙夫，会配合我们。

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抗日救国消灭敌人，解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是义不容辞的。在做好敌情侦察和周密计划的准备后，部队就立即行动。我参加了此次行动。

出发当天，下午4时吃过晚饭后部队集结。领导同志作了动员讲话及分工后，即从驻地槟榔山村出发。山路崎岖难行，到达湖洲村附近下山，隐蔽在岐关西路旁边一片荔枝树林休息。当年这条公路两旁没有建筑物，人烟稀少荒凉。行人和车辆都极少，兵荒马乱年代的夜间尤甚。这时，部队接到情报：前山拱北方向有辆日本军车要经此地驶往石岐。好家伙！送到口边的肉哪有不吃之理？部队领导当即决定突袭它。

等待几个小时后，午夜已过仍不见车来。可能情报不准确，部队便继续赶往金钟村，到达时已经是凌晨三点。

敌人分别驻在山顶碉楼和山下河边碉楼。山顶是敌主力，由敌队长亲自控制指挥，防守严密，碉楼铁门外挖了壕沟，并架有铁丝网。我部队第一个爆破手通过铁丝网时被敌碉楼顶哨兵发现并开枪射击，当场牺牲。枪声惊动了所有敌人，引来疯狂射击。偷袭不成，我们就采用强攻。经过喊话，敌人仍不投降作垂死挣扎。我们用强大火力掩护第二个爆破手冲到碉楼边把炸药点燃。这时，只听到敌人队长大声喊勤务兵取水淋熄导火索。可是话音未落，一道强光闪烁，惊天动地一声雷，碉楼与敌人同时飞向空中，瞬间毁灭。

解决了山顶敌人后，山下河边的碉楼也已被我们包围，残敌成了惊弓之鸟。经过我们喊话教育与内应协助，敌人随后放下武器投降。我们缴获一批武器及大批稻谷，把粮食发还给了群众。

时近黎明，为防止日本鬼子从石岐和前山来拦截，我们必须尽快通过岐关西路撤返五桂山根据地。我背着4支步枪及一批子弹，急行军在田野上，却并不感到沉重。游击健儿迈开步伐迎着晨曦行进在金色的稻田间，秋风轻拂，精神振奋。我原先由于首次战斗而稍微紧张的心情顿时放开，心中唱起了熟悉的《游击队之歌》：“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反击日军偷袭

1944年冬的一个星期天，我五桂山游击队部分后勤队伍在崧埔村过夜。驻石岐的日本鬼子侦知了这一情况，可能认为我兵力少且是后勤人员，一改过去多次使用的集中大兵力“围剿”的战术，实行小股兵力早上秘密突袭、打了就跑的打法，途经长江村也不作停留，静悄悄直奔崧埔而来。

我部（班级干部训练班）天刚晓就集合练习爬山，这是每日的必修课。这天天气很好，没有一点寒意，露水却很浓，我大半裤腿都湿透了，爬山回来稍作休息便准备开饭。部队生活比较艰苦，每天两顿饭，经常吃不饱。驻地门前一小块晒谷场就是露天饭堂，每人都有一个椰壳（椰子壳锯开两半，用铁丝穿起挂在腰间，吃饭当碗、喝水当杯，既方便又打不破）。因为饭少不够吃，为防止快的多吃慢的没有吃，所以规定盛好饭菜，排长吹哨大家才一起开吃。早饭开始后有些人还没有盛好饭，就有紧急情报说日本鬼子来了！上级命令我们迅速登上村口外大路两旁山上的制高点。如果敌人进村就把敌人包围，来一个“关门打狗”，把敌人歼灭在村内。还立即通知群众撤上山。我们把已盛好的饭倒回饭萝内，迅速冲上山顶埋伏好。敌人说来就来。我在山顶看到山下大路上有股日本鬼子，一匹马背上驮着一门迫击炮。这股鬼子很狡猾，静悄悄地行进至村口就停了下来，没有贸然进村，把马背上的炮卸下，观察了一会，没有发现动静，就向村内扫射一会，又向山上打炮，实行火力侦察。

这时，我们的炊事员已把饭送到山上。每个战士从递过来的饭萝内握一把饭团，又把饭萝递给下一个人，不管敌人的炮在四周炸响。他打他的炮，我吃我的饭，吃饱了增添力气再跟鬼子拼。

不知道这股鬼子指挥官是否看过中国的《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知道“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还是怎样，他们看到没有任何动静，整条村都见不到一个人，情况异常，不敢贸然进村。敌人来的人少，也怕被我们歼灭，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来得快撤得也快。看到敌人撤退，我们立即发起追击。当我们从山上冲到山下时，敌人已跑得很远，简直比兔子还快。鬼子撤到长江村外公路边时，我们才停止追击。鬼子仓皇逃回石岐。

日寇选择星期天早上偷袭，以为阴谋能得逞，怎知一无所获。崧埔村不是珍珠港，我们游击战士也不是逢周末就狂欢的美国大兵。我们随时准备战斗。日寇打错了如意算盘，什么便宜也捞不到，更跑得快，逃过了被我们歼灭的命运。

夜袭容桂捉猪记

1945年，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最后一年，也是最艰苦的一年。我党领导的珠江纵队九区大队（梁伯雄部）坚持在敌后一带活动。孤军奋战，远离根据地，四周都是日寇、汪伪、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经济没有来源，困难很大，一切只能靠自己解决（靠没收敌伪汉奸财产及在战斗中缴获敌人物资，以及群众支援捐献）。部队伙食和武器弹药补给很成问题。

经过侦查，我们获知顺德汪伪汉奸黄礼部下的一名中队长在靠近中山九区的容桂海尾有一个农场，养了大批肉猪。我部队领导决定夜袭将其没收，以解决部队经济困难。

为防止驻守不远处的敌人前来救援，指挥员、大队长郭苏永同志命令我带两名战士前往一处敌人必经之地，选择一边是小河一边是鱼塘，中间是小路的有利地形埋伏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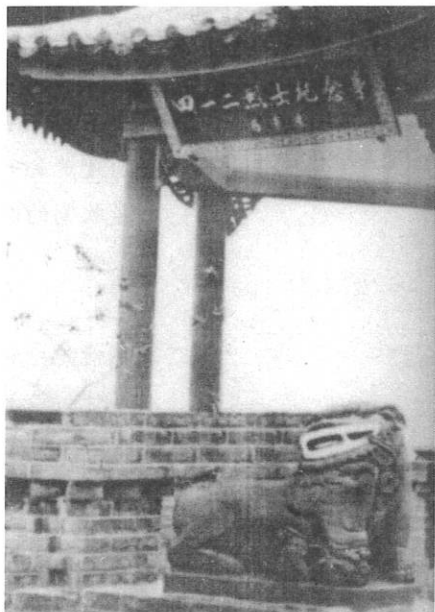
夜深人静，捉猪时猪的叫声惊动了四方。驻敌很快冲过来，我们立即阻击，战斗就此展开。一段时间后，猪叫声逐渐远离直至消失，我估计任务已完成，队伍应撤退。可是尚未接到撤哨通知，我便先后派出两名战士去联络请示。这时只剩我孤身一人，凭着有利地形坚持阻击战斗。子弹即将耗尽，我边打边撤退至江河边。这时，队伍已经撤过河对岸，不见一人一艇。回头看时，从敌人射击时枪口发出的闪光判断，敌已追至围堤。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怎么办？至死不能被敌俘虏！别无选择，唯一出路是游过河对岸才有生存可能。我当时只有18岁，年轻体壮又会游泳，手中拿着的步枪若丢下可以游得更快，但枪是同志们用鲜血从敌人手中夺来的，绝不能丢下！我毫不迟疑地背起枪，往对岸游去，敌追至河滩时，我已游至河中心。敌人不停向我射击，但因黑夜瞄不准，子弹都打在我四周水中。过了河对岸的同志发现情况后立即派出小艇接应我。为了减小目标，我身体仍浸在水中，一只手抓着艇傍，一只手扒水向前，安全渡过对

岸归队。

亲历“四一二”战斗

1945年农历4月12日，国民党第七战区“挺三”纵队（实际为收编各地土匪武装）以袁带为司令，屈仁则、伍蕃、林小亚为副司令，纠集高佬惠、梁正、梁自带、烧猪金等4个支队共2000多人，勾结日寇及汪伪汉奸，围攻我党领导的珠江纵队九区大队，企图一举将我部歼灭。我们事前已获情报。事发前一晚，部队已转移过两处地方过夜，最后转移到将军村。时已下半夜2点多钟，队伍边休息边造饭，饭后进入阵地准备战斗。我小队据守将军村通往低沙村的路口一个叫“六百六”的地方。天将亮时，低沙方向首先响起枪声，接着四面八方枪声密集。我小队阵地背后是河涌，背水作战地形对我不利。小队长谭惠光（此役牺牲）命令我们游过河对面继续战斗。上午下了一场暴雨，人人身上湿透。不久传来指挥部命令：因埋设在水闸顶的炸药包被大雨淋湿不响，敌人已从我部侧翼包围过来，要我部往围心撤。我立即对班上的战士说：“你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很快大批敌人汹涌而来。我抵挡不住就往后撤。敌人也发现了我。很多敌人追来，可能见我只有一人，企图活捉而没有开枪。我利用农作物掩护（当时宿根蔗较高较密）跑至一处两边是荔枝基，中间是一口丢荒鱼塘的地方。塘头生长大片又高又密的野水仙（又名水葫芦）。我毫不犹豫地跳落塘中，潜入野水仙叶丛中隐蔽起来。塘水不深可以站着呼吸。敌人搜索时的说话声和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近。但不知为何，敌人找不到我，以为我往前跑了，就往前追去。就这样，我在水中躲



拍摄于1959年的“四一二”烈士纪念亭（引自《小榄镇志》上册）

了半天时间，听不到敌人活动声音才爬上地面。此时我冷得四肢僵硬，幸好年轻体壮，晒了一会太阳活动下筋骨，很快就恢复了体力。此时，敌人已在村中集合。我就找寻部队去了。归队时，我仍紧握手中枪，子弹一颗也没丢！

【延伸阅读】

我不能把枪放下

——游击队之歌

为了国
为了家
我拿着枪骑着马
生活在战斗的黑夜里
也驰骋在火热的阳光下
战斗四年了
我没有回过家
眼前是黄金一片
又是收割的时候啦
回去吧
不
我不能把枪放下
我不能把枪放下